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 二十七、雪夜除凶

旺子等三人到了後半夜，忽聽馬嘶，郭氏弟兄因日裡睡足，又見旺子乃大俠鐵笛子惟一愛徒，年紀輕輕，已得師門真傳，本領甚高，有意結交，知其急於完成師命，心中盼望卜老人早來，決睡不著。天氣又冷，大家日裡業已睡足，又料這兩日谷中必有變故，老人如來，必在深夜和天明以前，事前議定，這兩三日以晝作夜，一同守候等信，並備了些酒菜，作為圍爐消夜之用，聞聲立同趕出一看，果是小花雲豹空身踏雪趕了回來，馬蹄上面還綁有棉布草把，但未附有冰雪。雖然雪止天晴，崔、南二女借馬時雪並未停，比昨日途中所遇大雪小不了多少，這類浮雪最易黏附所綁草把之上，如何沒有雪痕？低頭一看，馬腳上面外層草把已被人去掉大半圈，上面並還附著一些碎冰。天氣大冷，連草把一齊凍凝，想起遇救時卜老人所說之言，分明馬到以前被人將馬蹄上冰雪去掉，料知又是此老所為，只不知殺賊之事下手沒有。郭氏兄弟先將那馬引往暖處，喂完馬料，歇上一會，披上一片毛氈，引往外面月亮底下溜了些時，然後引往馬棚之內。

等到天明，仍無動靜。谷中本來托得有人隨時送信，傍午人來，說谷中並無事故發生。三人料知二老昨夜不曾下手，只得分別安眠。

旺子第三日又白等了一天，第四日天明後，剛臥倒不多時，忽聽外面有人來喚郭氏弟兄，隱聞男女談笑之聲，連日熬夜不曾睡好，相隔頗遠，又聽不真切，只當當地土人尋他弟兄有事商計，並未在意。心裡一迷糊，二次昏沉睡去。醒來天已將近黃昏，方想這一覺睡得真香，竟睡了許多時候。

剛剛起身，去往外面更衣洗漱，忽然覺著崖洞中只剩一個中年婦人，自稱郭大之妻，待客甚是慇懃，湯水飲食早代準備周到，人極謙和，此外不見一人，連昨日所見郭大的兩個兒子也都不在洞內。先當有事出外，也未多問。

等到主人來請用飯，見只自己一人獨食，方始奇怪，笑問：「大嫂，可知大哥二哥往哪裡去麼？」

郭妻方說前事。旺子聞言，不禁大驚。

原來今早來人正是女俠林玉蚪和一中年同道，說起青林壩山腹內隱伏多年的兇人老賊戚當和兩個心腹死黨，均被卜氏二老除去，地底機關全破，山腹地洞也用山水淹沒以及火藥震塌，各處洞口均經填塞，以免將來惡賊利用。並說老賊昔年本是襄陽首富，出身世家，從小好武，專交江湖異人，不論善惡，一體延納，人又奸狡機警。

少年時最肯用功，曾有賽孟嘗之名，誰也不知他是一個窮凶極惡的神奸巨害。後來本領越高，漸漸霸佔人家婦女，露出本相，正派一點的人不知他本性如此，苦勸不聽，相繼絕交，內有幾個並還遭他毒手陰謀暗害，殺以滅口，只剩一群江湖惡賊雖和他勾結越深，同惡相濟，遇到利害關頭，或是雙方有什爭執，仍不免於遭他毒手凶殺，端的兇險已極。

老賊天性貪鄙吝嗇，最工心計，以前慷慨揮金，全和做生意下本錢一樣，所結交的都是一些有本領的江湖中人，所做善舉也是裝點門面，並非真有好心。因其詭詐多端，對於所營商店和租出去的田地，想有極巧妙的辦法，不似別土豪惡霸，只知儘量壓榨，竭澤而漁，逼得人家家敗人亡，怨聲載道，所得還沒有他多。

從來不曾殺雞求蛋，表面專說好聽的話，做好聽的話，對人更是謙和已極，哪怕一個長工奴婢，也極少見到他的疾聲厲色。可是他那收刮的方法卻是精明仔細，一絲不漏，使他手下的人，無論伙計佃戶，老有一碗苦飯可吃，偶然還可得點甜頭。表面賞罰嚴明，實則人力被他用盡，所得也全被他用心計巧取了去。

外人看去，這些人的婚喪喜慶、生養死葬他都照顧周到，實則這些受愚的人從六七歲起直到老死，無論衣食婚喪、人生必需，沒有一樣不在他的操縱管制之下，稍有違忤，或出一句怨言，非但所求永遠不能如願，還有性命之憂。

他那兇殘直無人性，對那愚蠢蠢厚的人還好一點，對方只要精明強幹，哪怕多麼賣力，也必被他注意，認作將來害群之馬，稍有不合，看不順眼，當面格外誇獎，借些題目多給賞賜，過上三兩月，再暗用重手法將那人殺死，把先給的財物也全偷了回去，下手既極隱秘，人死又在多少日後，表面上看不出，也無一點傷痕，下手的人除他自己，只有有限幾個心腹死黨，餘者連妻妾門人都不知道。

方法不一，巧到極點。便是平日節儉、存有餘財的人，也在遭忌之列，稍微一多，命必不保。十年功夫，單被他暗殺的店伙佃戶便不知有多少。

在他手下，不論開店種田和代管別的行業，至多只有衣穿飯吃，此外所得全是他的。如其有了功勞，暫時得到他的獎賞，為數並還甚多，使人眼熱，均想學樣，那被獎的人便入了危境，往往學的人還未到手，有功的人十九已送了性命。因此他所經營的產業，無論田地商店，都比別的富家多出好些利益，從無虧本之事。

由十七八歲弟兄分居之後，年才三十，便富甲一鄉，三十歲後，財產之多更是不可數計。就這樣，他還不肯滿足，因其一面窮奢極欲，想盡方法享受，荒淫逸樂永無止境，卻又生著有進無出的吝嗇心情，非但真正窮苦的人沾不到他分文的光，便他窮苦親友也從無一人得過他的好處。

平日浪費均記有錢數，用得太多，立時帶了面具，單身出去搶劫上一大票，把用掉的找回來，還要加上好些倍才罷。不是看準有大油水而拿得穩的，決不下手，下起手來卻是又陰又毒，永遠不留活口。行動機智，隱秘已極，不是對方人多，或是財物重大，非用幫手不可時，連那幾個心腹死黨也輕易不肯帶去。

往往隨他多年的門人也都當他經商所得，便有人說也決不信他師父會當強盜。

自來紙裡包不住火，作惡的人無論心機多麼奸巧，早晚終要露出破綻。這一年忽然陰謀敗露，被武當諸俠尋上門去，老賊師徒本難活命，只為卜二先生和老賊續弦之妻任如玉原是中表兄妹，從小互相愛好，雙方雖非真個血親，但因當地宗法關係不能成婚，兩家父母全都固執不允，反加防範，屢次嚴命告誡，終於迫得雙方分手，一別多年。

二人本來都有家傳武功，後又遇到明師，各練成了一身驚人本領，卜氏二老自然更高。如玉先嫁一人，過不幾年便被老賊勾引成好，不久離異，做了老賊的繼室。事隔十餘年，雙方無心相遇，卜二先生天性奇特，為了婚姻不能如意，終身不娶，又守父母遺命，已不再有夫妻之想，對於此女卻是愛極。

老賊得知此事，非但不怒，反因此女明言相告，想起自家所行所為，早晚難免身敗名裂，想借對方之力作為將來免禍之計，暗用心機與之結交。卜二先生只圖與意中人常時相見，竟不借與賊為伍。

他和武當諸俠本是至友，老賊事敗之時，他正得信趕到，再三向眾求情苦勸。武當諸俠一則和他弟兄交情極深。二則當年黃河決口，水災浩大，須用巨萬金錢，急切間無從籌備。老賊用心深險狡詐，大量藏金，無人得知。被擒之時，自稱平日所劫不義之財都是貪官污吏、土豪惡霸所有，先前殺人雖多，今已悔悟，如能饒他全家性命，情願將功折罪，由他獻出家財，以作救災之用。

諸俠急於救災，卜二先生又在一旁力保，說：「諸位以為老賊用心難測，將他留下，未免可慮，但我願負全責，從今以後守定老賊，永不離開他一步。如其在外為惡，由我一人擔待。」並還指出隱居之處。

諸俠心想：老賊悔禍與否雖不可知，暫時卻可救出千萬人的生命，何況卜二先生的本領制他得住，自己情願看守他到老死，決不離開一步，平日交情太深，如再固執，難免翻臉，多生枝節，只得答應下來。

為防老賊享受已慣，年紀快老，此後生活窮苦，也必難免生事，並不將他家財全部取走，只令訂約立誓，便將老賊全家連手下門人一同釋放。內中幾個最兇惡的先已殺死，不知情的俱都遣散，只有限十幾個少年男女，情願跟隨老賊一同隱居，受那約束。

這些都是平日受愚較深的，並非全是惡人，定要相從也就聽之。商定之後，一點老賊家財，實在多得驚人，單是田地就有好幾千畝，凡是通都大邑均開有他的買賣，並還不止一種行業。那大一場水災，所用賑糧銀米，他一個人竟占去十之八九，底下還有不少財產未動。

老賊人雖窮凶，用的人卻極老成幹練，謹慎忠心，手下共有八九十處糧樞，三百多處買賣，均由受過他多年訓練考驗、甘心永遠做他奴才、代為盤剝經營的幾個大總管率領，表面上仍由老賊當眾聲言，說他年將半百，雖有敵國之富，連個兒子都沒有，今已看破世情，日內便要披髮入山，自願將那大量困產按人數分配，送與佃戶長工和當地沒有田地的土人，耕種為業，由那幾個總管分別代寫斷契，蓋上他的圖章，並向官府立案。

所有店舖資財和他所置幾百處房產，有的變賣助災，有的一半分送執事人等，一半充作善舉，並稱入山在即，不願久停，一切均交總管辦理，由武當諸俠推出兩人當面交待，替他全權主持。第五日便被卜二先生押了上路。

就這樣，老賊暗中留下來的金珠細軟仍多得不可數計，內中並有一處金銀窖。武當諸俠因他所獻財產救了千萬人的性命，又使許多苦人從此有了田業，可以度日，明知鬧鬼，也就不為己甚，何況卜二先生又在極力袒護，只得假裝糊塗，任其運走。

後來還是你樊師叔看不過去，說老賊萬惡滔天，饒他一命已是萬幸，他從此隱居山中，如不重犯舊惡，就是不肯和卜二先生一樣躬耕自給，仍想豐衣足食，坐享現成，我們給他所留金銀便用幾世也用不完，要帶這許多金銀細軟入山作什？留在那裡救人多好！老賊狡猾，聞言並不開口，卻令賊妻發話爭論。

這位卜二先生人雖極好，獨對這個前世冤孽一味體貼愛護，無微不至，向不許人稍微欺侮，恐她受氣，竟代出頭，說了好些不近人情的話，不是樊茵的丈夫沈鴻和鐵笛子勸解，雙方幾乎反目，結果還是遂了老賊的意，非但把丈許來深的一座金銀窖全數搬走，連他家中那些窮奢極欲的富麗陳設、古玩衣服也被連明帶暗運走了許多。

彼時從他夫妻入山的，除一些少年門人和三個心腹死黨而外，還有一個新勾引成好、霸佔到手才只兩年的寵妾淫婦鳳仙花金刀娘子茅二姑。

本定乘著陰天黑夜，直達青林壩地洞山腹之中，無奈老賊過慣荒淫生活，最貪舒服，卜老前輩久居在此，深知地理，事前雖曾托人代為佈置出好幾間石室，老賊仍不滿意，又指使任如玉出面，磨著卜二先生，要將所帶陳設照他心意全數佈置停當才願入居。

卜二先生既重情人的面子，又因老賊行李太多，同時運到山中未免驚人耳目，雖然另有一條秘徑可由崖頂下去，到底不妥。再者，老賊心意難測，人太兇殘，自家為他和人打賭，負有極大責任，心想老賊從此深居地底，不見天日，就這一次麻煩，只他能夠洗心革面，老死洞中，不出害人，就多享受一點也由他去。

何況老賊近年越來越懶，除卻每兩月一次要生吃人腦，偶然出動而外，已不大再走出動。未了兩年，連人腦也是手下徒黨由外面買來的生人，如非為了攜來兩個窮苦人家的童男，被武當諸俠跟蹤訪查，看出破綻，凶謀尚不至於暴露。以前自己不知此事，幾乎代他受過，總算這班老友念在多年交情，恰巧又遇黃河水災，才得保全下來。

此後他夫妻雖在地洞之中，蹤跡至多走到谷口裡面為止，如其洞中生活樣樣舒服，也許能夠安心，不出為惡，豈不少掉許多心事？雖氣心上人受老賊多年愚弄，始終百依百隨，執迷不悟，但是自己不能與之成婚，愛屋及烏，無可如何，仔細盤算，只得答應。

先將老賊夫妻師徒一同安置在附近好友家中，一面托人暗中運送，樣樣均照狗男女的心意，把所居地洞佈置停當，老賊才無話說。中間如非卜二先生見兄弟一意孤行，底此巨惡，惟恐夜長夢多，兄弟幫手又少，萬一被老賊逃走，豈不留下禍根，再三警告，弟兄二人並還幾乎反目、方始催著起身；否則，老賊還想拖延下去。先因老賊遲不入山，原生疑心，後在暗中查看，居然安分，不曾違約妄動，一住多年，均無事故發生。

三四年前，除老賊的門人偶然背人外出打獵，還是卜二先生憐念他們終年苦悶，特意放出，三狗男女，連那幾個心腹徒黨，直未在人前露過面。第三年起，卜二先生見他日常率領妻妾和手下徒黨在地底開闢道路，興建房舍，好些地方佈置得和天宮一樣，華麗已極。因聽賊妻花言巧語，以為常年住在地底，老賊雖是天性荒淫，婢妾嬌，帶來那些美婢多會武功，年長之後，表面許配門人徒黨，照樣淫亂，到底有些氣悶。

後山崖洞雖有一片風景佳處，地勢奇險，向無人跡，老賊全家可以登臨賞玩，終日無事，未免閒得難受。老賊又是一個歡喜鋪張誇大、任性奢侈的人，照此形勢，分明有了久居之念，越這樣，越不會出去作惡，反倒暗喜。起初並未過問，後來發現三里來長一片山腹地洞，上下兩層，多半均被開闢出來，雖然奇怪，因老賊從未出山，只當借此消遣，每次想要查看全洞，又被任如玉勸阻。

卜二先生昔年和此女相愛時，曾有終身永不違背之言。對方是個天生尤物，雖然年老，看去還是那麼美秀，話極好聽，性情剛直，竟為所愚，以致下層地洞有埋伏的所在從未去過。

其實老賊雖是恨極武當諸俠，自知不敵，死裡逃生之後業已認了晦氣，起初並未作那死灰復燃之想，只不過生就魔鬼一般的兇殘性情，共只二十來個忠心相隨、與共患難的人，照樣疑忌，並不放心。又在後山賞月，無意之中收了兩個少年男女做徒弟，這便是烏家堡主烏雄帶走的一子一女，男名烏桓，女名小紅。

拜師之後，連烏雄也同隱居洞中。賊妻也並非真個沒有天良，不念舊情，只為天性懦弱，沒有定見，久受老賊威嚇愚弄，從不敢抗。她奉老賊之命，不讓卜二先生深入地底，原防對方見了那些機關埋伏生疑，無事惹事，並無他意。後見對方先後問了幾次，無法推托，方始含淚說她丈夫近來性情更怪，每日閒得難受，常要多出花樣，雖然從不動手，專喜興修拆蓋，因設了兩處機關，原防門人棄他逃走，並無為惡之念，另外便是供他荒淫所用的密室，恐你看了生疑，要我勸阻。你如不聽，便要累我受氣等語。

本來也不致出事，只為老賊生具獸性，多年鬱積無從發洩，性情越發暴戾乖張。這年為了終日荒淫，人太虧損，被擒時中了內家罡氣，內傷太重，下半身幾於失去知覺，除在暗中練了一根銀拐外，淫樂之時往往不能暢其所欲。心中恨毒，又不能出谷一步，最後想出一計，仍由賊妻出面，說他兩個門人想要歸家探望，就便掃墓，如敢為惡，全體受罰。卜二先生原因這些門人十九是被老賊權術所愚，死心塌地立誓隨他入山，不到老死不肯離去，並非惡人。

雖有三四個心腹死黨，近年也都改過，餘者更是規矩。多年不歸，本具同情，立時答應。哪知老賊別有用心，賊徒此去專為尋覓春藥材料，並帶回好幾條西藏猛犬，四雄一雌，兩隻業已做藥用掉，剩下三條最為猛惡。卜二先生心想，反正一群狗男女，就是作惡，只在地底淫亂，不出害人，也就聽之。

賊妻任如玉又奉老賊之命，故意討好，在他出口崖洞蓋上幾間竹樓，一面收買本山田地，租與土人耕種。卜二先生貪和舊情人常時相見，樣樣通融，以致尾大不掉，有話難說。眼看土人生活越苦，礙著賊妻情面，不好意思出口。後來看不下去，總算賊妻老想兩面保全，使名義上的丈夫和心中的舊情人同時相安，常時背了老賊，把金銀暗交對方，代為周濟，才得無事。

到了前兩年，老賊兇殘之性逐漸發作，門人徒黨常被殘殺，重又生吃人腦。後見身邊的人越少，深知卜二先生雖然愛極賊妻，人卻光明正直，雙方又都年老，無什別的心意，一面逼著賊妻將對方絆住，暗中偷往山外為惡，先只每月一次，偷吃年輕人的腦子，近來膽子越大，又在無意中訪問出昔年情敵、寵妾茅二姑的前夫，因他作對不休，方將武當諸俠引來，以致身敗名裂、幾乎送命的仇人九層獅子鄭北平，所居離此只三百里，當時勾動前仇，暗中趕去，將他師徒三人，連新收的一個孤兒一齊擒來，加以慘殺。

鄭氏全家也被迷香熏倒，暗用重手法，或輕或重點了死穴，連下人均無一倖免。不是有人發覺得早，此時已全無疾而終。另一面卜二先生也因賊妻受愚，被其引往地底困住，直到旺子尋來的頭一夜，方經小紅暗助，得知底細，洞壁也被無意之中攻穿，尋到

一條秘徑，脫身出來。

先因賊妻只怕老賊凶威，絲毫不曾援手，十分寒心，雖無傷她之意，已不再有顧惜。自知昔年鑄錯，留此大害，以後拿什臉面去見武當諸友？自己又是孤身一人，沒有幫手，又不便尋那幾位老友相助，再說相隔路遠，也來不及。最後無法，往尋林玉蚪。

恰巧人由外歸來，正覺下面地道長大，埋伏太多，還有幾條出口，老賊雖是眾叛親離，還有兩個心腹死黨，自己本領多高，到底顧不過來。如其逃走一賊，丟人不算，還要留下大害。心正愁急，大先生忽然得信趕來。此老非但本領驚人，機關埋伏更是專長，入洞略一查探，救出旺子之後，重又回去，並還乘著老賊睡熟，故布疑陣，將茅二姑和旺子所殺賊徒屍首一併移去，聯合烏氏兄妹，把血跡大半消滅。

茅二姑本和賊徒有好，老賊新近業已發現，正好將機就計，作為狗男女誤殺旺子，心中害怕，加以戀好情熱，勾引賊徒一同逃走，還帶去一包金珠細軟，連烏小紅看出事急，想救旺子出險，假意討好，說老賊兩夜無眠，勸他安睡些時，在茶水中所放迷藥也作為淫婦所為，掩飾過去。

彼時小紅原因二先生令其先救旺子，見老賊看破旺子心意，業已準備，問出真情，便要生吃人腦，一時情急，又恐那兩個死黨和賊妻妾看破作梗，實在無法，仗著老賊愛她美貌，平日貼身服侍之便，行此下策。本意稍微形勢不妙，索性拼命，將老賊刺死。

哪知老賊剛剛昏迷過去，便聽門外冷笑，有人走過，趕出一看，正是賊淫婦茅二姑。知其平日妒恨，心中一慌，忽想起狗男女日前幽會曾被窺見，正可惜此挾制，忙由後面悄悄掩去。賊淫婦本因老賊昏臥，不知小紅鬧鬼，當她討好獻媚，生出醋念，無意中冷笑了一聲。

又知老賊平日喜睡，兩夜未眠，暫時決不會醒，想起老賊無緣無故強令所愛情人藏身假石人腹內，防守石牢地洞，當這類苦差事。實則當日並未擒有新入，牢中一個被困的，業已殘廢快死，不會逃走。

新擒來的幼童要生吃人腦，不會入牢，也更無法逃走，無須派人看守。昨日又曾對情人露出殺機，分明姦情已被看破，一個不巧，連自己也極危險；加以戀姦情熱，打算偷偷往見，商計防禦之法，或照昨夜所遇少女的話，偷偷逃走，免得身居虎口。

老賊近來陰虧，常服的春藥已無用處，不能暢意，反多疑忌，無論親疏一體殘殺，遭他毒手，只說小紅一心討好，守在老賊房中，不會出來。洞中近來人數越少，下層禁地不奉命不許走動。賊妻又有心事，正在房中傷心悶睡，決不會被人看破，滿擬尋到姦夫，商計同逃。

哪知剛到，便見石筍斷裂，皮人倒地，姦夫已為旺子所殺，急怒交加之中，轉過念頭，又想貪功討好。剛取套索暗中掩將過去，把人套住，卜大先生早在當地隱藏，還不知老賊已被小紅迷倒，立時縱起，隨便用幾粒小石塊打滅燈光，一掌把淫婦打死，放了旺子。

小紅不知二老孿生，貌相裝束相同，只當提前下手，剛把地圖遞過，林玉蚪也由別處趕來。因聽二先生說過形貌，匆匆一談，才知看錯了人。因二先生還想，一個人總有天良，回憶昔年情好，賊妻雖然年老，不應這樣情薄，打算再過兩日試她一試，等老賊要下毒手時再行發難。

弟兄二人業已說好，二女尚不知道。因恐有失，好在老賊暫時還不會醒，玉蚪走後，小紅膽大，竟將油燈點起，拿了燈筒從後追去，中途遇見大先生回轉，領了機宜，烏桓恰在前面走過，被小紅喊住，一同回轉，仗著老賊法令嚴酷，無人敢往下洞，容容易易做好手腳。

候到第二日，老賊自己醒轉，得知前事，暴跳如雷。因覺狗男女此去定是隱姓埋名，遠遁他鄉，不會隱露形跡，自己法令太嚴，逃這兩人，一是心腹死黨，誰都怕他，況又加上一個得寵的淫婦，就是門人遇見，恐連問都不敢，何況另一出口道路隱秘，門人決不知道，如何怪人？毒口咒罵了一陣，也就放開。

老賊平日享受極多，自一起床，便須多人服侍。雖有一身本領，平日無事手都不動，所穿衣服鞋襪，連褲腰帶都要妻妾美婢代結，跟著煙茶點心、各種飲食一路排場下食，食量卻小而貪多，但都製作精細，味美無比，費盡人力物力，不過供他咬上一兩口，就此丟開，另換別的。

前些年受創斂跡之時，能夠從起身直到人睡飲食不定，一面左擁右抱，盡情淫樂。雖在地底，也是以晝作夜，飲食起居窮極奢侈，實非常人意想得到。全洞起初也有二十多人，連妻妾都是為他一人而忙，花樣百出，不可勝計。

這時為了陰謀殘殺，已到時期，特意親往指揮，手下徒黨業已召齊，從起床到動身仍經過兩個多時辰，方將那一套享受完畢，同往掘那洞壁，想把寒泉引進，淹死地牢中的敵人。

因是近年常發凶威，任性殘殺，全洞只剩十二三個得用的人，前日又死了兩個狗男女，洞壁堅厚，想用火藥炸開，又恐火力太大，將上層洞頂震塌，害人不成，反害自身。

去時除恨賊妻對他反抗，心生疑忌，加以年老色衰，不似以前那樣迷戀，妒念又重，恨她偏向仇敵，打算事成回來向其拷問，稍有不合便下毒手殺死，另立小紅為妻，再定去留之計，不曾帶去而外；殘餘徒黨只剩三個文弱無力的婦女留在上洞服役，連他九人一同前往。先朝洞底威嚇了幾句，便命那八個徒黨各持鐵鍬，攻那洞壁，烏氏兄妹也在其內。

老賊自立一旁指揮，想起仇敵雖然轉眼淹死，但是對方朋友甚多，雖不出山一步，平日常有來往，近三四年來的更多，多是昔年強仇大敵，只由附近經過，便是繞上點路，也必來此探望，像鐵笛子和棘門三俠之流更是可恨可怕。以前來此較稀，便來也是略談即去，並不多事。自從買田買山建樓之後，便加注意。這四人不能則已，只一來到，必向仇敵警告，斷定自己故態復萌，早晚必出為惡。

雖經仇敵力保，聽那口氣始終都在疑心。由去年起，這四個死對頭至多隔上三四月必來一次，又不一路，加上別的對頭也來探望，幾乎每月都有他們的蹤跡，每一想起便自心寒。休說此時被他無心闖來，看出破綻，凶多吉少，便是日後來人，見仇敵突然失蹤，也必生疑，不肯甘休。這些人又多知道一點地理，各有極高本領，特製迷香毫無用處，就是地底那些機關也未必能擋得住，何況仇敵還有一個兄長，又是一個威力極大的死對頭，這些人只有一個暗入地洞，陰謀毒計立時敗露。

仇敵死後，已不能再住下去，昔年富可敵國的財產已做了買命錢，所餘雖只十之一二，算將起來仍是一個極大富翁。無奈這些金銀細軟俱都深藏地洞之中，平日不相信人，大量金銀都在身邊，為數這多，已難當時運走。何況天降大雪，素來怕冷，又貪安逸，如其不走，非但每日提心吊膽，早晚必有殺身之禍。此時如走，事情又太艱難。

索性更喜營造，三里來長一片山腹地洞，本來陰森晦暗，到處亂石狼藉，除卻幾間高大的石室，十九殘破不堪。經過多年心力，好容易佈置得和神仙洞府一樣，上層洞內到處華燈如畫，四時皆春，珠光寶氣，錦茵繡壁，加上昔年帶來的許多古玩陳設，均是平生心愛之物。

當初人手又少，費掉許多心機，率領徒黨常年收拾，才能到此境地。最好的地方雖只所居方圓十畝之地，餘者前後三里來長一段也都通體整潔，沒有什麼濕污，不是近來人少，許多地方無暇長期打掃，遇到年節生日歡宴淫樂之時，把全洞燈光分別點起，立即燈光爛燦，明如白晝，芬香染衣，花影照壁，估計王公所居也不過如此。

還有近年收買的山林田地也是大片財產，由收買第二年起，便用昔年老方法，收益越來越多。照此下去，只要仇敵不來作梗，不消多年，雖不能回復昔年盛況，也許差不多甚少。

為想失而復得，重複舊觀，知道仇敵癡愛乃妻任如玉，到老不變，心想：這老獸物以前好處雖多，現已年老色衰，無什意思。近又愛上小紅，此女剛做，時喜時怒，心性難測，看那意思雖然受迫強姦，業已認命，只是不願做妾，沒有名分，於心不甘。但又說不出口。

如將老妻去掉，任她嫁與仇敵，大家說好，他只不管我的閒事，便將老婆讓他，正好各不相犯，一舉三得，小紅也必快意，不再強手強腳，撒嬌發氣。不料這男女兩個老獸物都是那麼性情固執，誰也不肯答應，自己偏又忍耐不住，靜極思動，終於被他看破，各走極端。

這樣冰雪寒天，將大量財物全數帶走，決難辦到；就此丟下逃走，就算大片山林田地早已本利全收，還想得過，別的哪一樣也不捨得。想來想去，都是任如玉這個賤人老獸物不好，明明仇敵愛之如命，平日所說並非由衷之談，偏說她年紀已老，不肯做此醜事。

她只真個用心勾引，對方一定上套，休說對方和她明為夫婦，便是暗中偷偷摸摸，以仇敵那樣性情，非但從此不會作梗，必還成了我的死黨，豈非再妙沒有之事？如今弄得勢成騎虎，左右兩難，都是老賤人不肯聽命之故，越想越恨。

剛剛勾動殺機，準備事情一完便下毒手，殺以泄憤，任如玉忽然帶病趕來，先向眾徒黨厲聲喝止，再對老賊明言利害，再三力勸：「就你天性涼薄，不念昔年二哥相救之德，恩將仇報，不以為奇，也應想到自身未來的安危利害。二哥不死，就有禍事，我老著臉皮代你哀求，武當諸俠和他交情深厚，尤其鐵笛子念他昔年大功，救過不少人命，也必看在他的面上，委曲求全。

「休說今日將他害死，便是今日之事洩漏出去，這班強敵也必放你不過。我和你多年夫妻，深知你的陰險兇殘，從無一毫天良，只為當初一念之差，偶然負氣，嫁你為妻，不知是何冤孽，明知極惡窮凶，偏為你巧言令色所惑，始終執迷不悟。又想我這一生一誤再誤，和他又有中表之親，無法補報他的恩情，又貪眼前享受，索性錯到底，了此餘生，對你並無他念。無論事情大小，都是自私心重，一味偏向丈夫，從不想到善惡二字之分。直到近三日來方始醒悟，激發天良。」

「我也明知你的心腸狠毒，越是滿面巧笑，越要下那毒手，害死二哥之後，決不容我活命。我這樣愚昧無知的人早就該死，本想坐以待斃，等你下手，方才想起，我大對不住二哥，不問你那凶謀能否害他，也當盡我心力挽回才是道理。我料的事偏生至今不曾發動，既恐來人下手稍遲，二哥已先受害，又念多年夫妻之情，想你懸崖勒馬，免得自取滅亡，這才趕來勸阻。

「實不相瞞，昨夜我和你那小的一個帶狗出外搜索雪中腳印時，先遇兩姊妹，正要動手，那條惡狗剛撲上前，便被人用內家罡氣打死在地，跟著崖上發話警告，勸我二人回去，身材裝束均和二哥一樣。先當是他，後來聽說人困洞底，並未逃走，再說鐵棚未動，此外又無道路，一算時候也不會往返這快。他性情剛烈，如真出困，決不與你甘休，怎會那樣從容。

「我料昔年為了我們與他失和的大表兄必已尋到，以為發難必快，接連三天沒有動靜，實在令人難解。以他弟兄的本領，裡應外合，你事前又不知道大表兄會來，洞中共有限幾個同黨，死活全在人家手內，怎會這兩天毫無動靜？雖料大表兄別有用意，或是等人，暫時未動，早晚仍非下你手不可。因我此後偷生無趣，意欲聽其自然，等你凶殺了事。方才聽說你已下手，來掘泉眼，業已半日光陰，尚無動靜。二哥已入危機，越想心越難安，欲使我心跡，特意趕來勸阻。如其不聽，只好和你拼命了。」

老賊陰險殘酷，心中越是恨毒，越是滿臉笑容，神態十分穩靜，若無其事。話未聽完，見那八個徒黨先還不敢停手，後經任如玉厲聲呼喝，最心愛的小紅首先停止發掘，還低聲說了幾句，餘人除兩個心腹死黨外也都相繼停止，不由凶威暴發，陰惻惻望著乃妻冷笑，暗運殺手，準備話一聽立加慘殺。

後來聽出卜大先生業已現身，猛犬也被打死一隻，還有兩個女敵人，不禁心神一震，凶鋒立斂。老賊遇到緊急的事，多麼心慌，外表決不露出。正在盤算應付之策，忽聽身後腳步之聲甚急，回頭一看，原來留在上洞代他收拾屋子的一賊徒之妻喘吁吁引了三人如飛趕來，認出乃昔年所結有力同黨，上半年起方始再遇，重又暗中勾引，曾來洞中兩次的三個老賊。

內中一賊正是昔年天王山四凶中的大凶井壁之子三手神槍井澤，和淮南八怪中的白面魔君秦天章、厚皮鬼金如意，這才想起上月曾經約定，請三賊來此過冬，開春偷偷去往涼州，搶劫一家回族富翁。為了連日事忙心亂，忘了命人守在入口接應，竟被來客走進。

老賊暗忖：這三人重逢不久，因是潛伏多年，徒黨凋零，昔年一班同惡相濟的黨羽大部傷亡，遭了惡報，難得今春無意之中與此三賊相遇。雖然天性猜疑，因這三個老賊和自己那些對頭仇恨極深，不能並立，井賊更懷殺父之仇，又都受人逼迫，隱伏逃竄，窮無所歸，賊子賊徒傷亡殆盡，成了三個孤老，本領均高，除一心一意想報當年之仇而外，別無他念。

每一談起，以前為惡太多，被仇敵追逼之苦，全都咬牙切齒，淚隨聲下，自說仇敵勢盛力強，想報全仇雖是做夢，只能狹路相逢，暗中刺死一兩個，便將老命拼掉，也所甘心。因見自己說話吞吐，未先說明地方，井選異口同聲發了毒誓，因此十分相信，出入道路雖然知道，但只來過兩次，就算記得途徑，那兩條西藏凶險何等猛惡，當日為了自己心神不定，特將兩癸放出，令其防守，這東西比虎狼還要厲害，耳目尤為靈警。

上次曾對三賊警告，令其遇時留意，必是看出時間尚早，以為兩癸平日上鎖，不到放出時候，冒失走進，估計來路必與相遇，怎會事前毫無動靜，也未聽見犬吠？就算兩癸認出他是自己人，不肯傷害，但都受過長期訓練，人雖不傷，定必一面發聲狂吠，向主人報信，一面分頭將來人看住，逼他一同來見主人，斷無聲息皆無，也不跟來之理，心方一動。